

神槍手



左明劇之本之二

英華書店印行

寫在前面

序

言

(1)

左明自返漢後，工作的表現反較前消沉了，這自然是因為受了種種的環境的打擊所致。他本想索性藉這時把這顆脆弱的心和倦怠的身體稍稍加以休養，俟復元後，即奔赴前方，履行「到前方去」的夙願。可是他真能够休養嗎？抗戰已到了新的階段，全中國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青年都在火與血的浪潮中牢牢的把緊了他們的武器站立在他們自己的崗位上不屈不撓英勇的與敵人作殊死戰；而一個在戲劇上有十餘年經驗的青年戲劇工作者的左明，他知道過去戲劇戰鬥的光榮的歷史，他更清楚地知道自抗戰以來戲劇這一武器是收獲了如何偉大的效率，在這最後鬥爭的緊急關頭，他能離棄（即使是暫時的離棄）他的崗位給敵人以漏網的機會嗎？——他不能絕不能，一刻停止他的工作，因為這時代是太需要他了。抗戰的浪潮及朋友們的熱望時刻敲擊着他的心弦，畢竟使左明不能安心靜養了，終於提起那隻酸困的臂膊，完成了幾個劇本，而且決定刊印成集。

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旅行城固，在漢江邊，他告訴我準備把幾個劇本出個集子，這是怎樣使人鼓舞的消息啊！我想不僅是我個人熱烈的盼望，同時亦是其他朋友及愛好戲劇者的佳音，我們十二分地希望牠立時呈獻在盼望着的人們之前！

幾個劇本都是我讀過的，其中大義滅親還在樂育中學演過，本人亦是演員之一。

，當時曾博得觀衆不少同情之淚。詳細內容可以看劇本，不須要我累贅。此外還有神槍手，軍火船，上海之夜，等三劇，都是緊緊把握着時代的需要而寫的。牠不僅可以刺激麻木了的人們；而且教訓我們青年在抗戰工作過程中應有的認識；牠不僅是表現了現實；而最重要的是領導了現實。所以我希望這朵燦爛的鮮花開放之後，能够很快的供獻於每個羣衆之前，讓羣衆們能够深刻的領會牠的指示，並普遍的發展牠戰鬥的效能。這還有待於作宣傳工作的同志們，努力的，忠實的，迅速的，把這一朵一朵的散佈在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裏。

左明努力吧！不久你就會看到你親手創造的武器在每一個戰場上鋒利地斬獲敵人，那時你將會得到如何樣的快樂與興奮啊！而你倦怠的身心亦將與中華民族一同得到復元安適與健康的。

浴芹 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

目次

神槍手.....一

上海之夜.....六一

大義滅親.....一〇七

軍火船.....二九

神槍手

(兩幕四場)

這個劇本是根據拉甫列涅夫著第四十一號小說改編成的，因為敬佩在白山黑水中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殘酷鬥爭的民族英雄們，所以在劇中借用了他們和她們的大名，自然這些事實與他們和她們是完全無關的，而且這些事實也不夠表現他們和她們的偉大。假若說有一點什麼意義的話，那就是作者想借他們和她們的英名來給這劇本增加一點價值，這是我應向劇中提到的英雄們致歉意並向讀者聲明的。

第一幕 第一場

時間：一九三七年冬

地點：吉林長白山的森林中

人物：田佐民

(抗日聯軍第七縱隊的副隊長，義勇軍中的女英雄，二十多歲，農民出身，精射擊，人稱她為神槍手。)

張隊長

(三十來歲，鐵一般強硬的革命青年。)

于九江

(外號打東洋，十七八歲，意志薄弱。)

朱德林

(三十來歲，性情活潑，愛講笑話，隊員。)

王常

(外號綠林好，胡匪出身，性暴躁，隊員。)

王勇

(二十多歲，大學生，政治指導員。)

其餘隊員七人。

岡田

(日本軍官，漂亮的青年，受過高等教育，並有藝術天才。)

其餘日兵三四人，中國苦力三四人。

景：雪蓋着的一片森林，林中有亂石及臥倒的枯樹，後面是石岩，岩上有青藤

及茂生的灌木，這兒除野獸及從林穴中穿過來的月光之外是再也沒有什麼

東西會跑到這橫豎幾百里內沒有人煙的地方來吧！幕啓，月色正好，除野

獸在林中奔跑號叫及蝙蝠的飛鳴外，一切都是靜靜的；一會只聽見外面林

中一聲槍響，既而有人說話了。

聲：(在外)是誰開槍？是誰？(聲音非常嚴厲)

聲：是我，隊長。

聲：你為什麼開槍，你來給我說。

(張隊長攜着簡單的行軍用具匆匆走上，後面跟着是王勇，于九江，朱德林，王常，以及其餘的七個隊員，並抬着一個重傷的病人。)

張：你為什麼開槍，我不早告訴你們了，行軍的時候不許亂開槍嗎？

王常：我看見一隻松鼠，在樹枝上跑，我想打下來吃。

德林：哈哈，你打的松鼠呢？

王常：他媽的，我的槍從來就不會打空的，今天可給它個小王八冤了。

德林：哈哈，你的槍沒有一回不是打空的，算了吧，要是我們的神槍手看見了那隻

松鼠，那我們也許今天晚上可以吃燒烤松鼠的異味呢！

張：好了，別吵了，以後，誰也不許亂開槍，誰要犯了規矩，誰就要受罰的，（話

還沒有說完，林中拍的又是一聲槍響，大家驚一跳，不約而同的許多聲音叫出來『是誰』，大家在人衆中找尋，忽然王勇叫起來。）

王勇：啊！是我們的神槍手了，他也許會打一隻山羊呢，（說着跑去看，隊長非常

生氣。）

張：站隊！（口令一下，王勇又趕急跑回來，大家正在站隊的時候，田佐民很快活

地一手提着一隻打死的松鼠，一手拿着槍跑上來，一面說着話。）

田：啊！這是我第四十槍打着的東西，可惜它媽媽的是一隻小松鼠，要是一隻山羊

或者是日本鬼子的腦袋多好哇！（她說完了話才覺得大家的神氣不對，再看

長是很生氣的樣子，她正在莫明其妙的打量着大家，隊長忽然發口令了。）

張：報數！（大家一二三四的數下去，她呆了一會，又趕急跑到最後去站着，剛巧

數在她的名下是十三。

田：十三。(她的聲音有些羞怯的樣子，大家沉默一會，張隊長說話了。)

張：同志們！(聲音沉痛)我們現在除過一個受重傷的小劉只有十三個人了！我們想一想，我們爲什麼會弄到今天這個樣子？(間)都是同志們不能嚴格地遵守紀律，在我們行軍的時候，隨便開槍，使得敵人知道我們的行跡，他們才調來大兵將我們包圍(間，大家互看)我們總算突圍跑出來了，可是我們還有一百二十多個同志都那裏去了，(間)他們的犧牲，他們的血，這都是給我們萬分痛心的教訓，同志們，我們要哀悼我們死難的同志，我們以後就應該嚴格的遵守紀律，不然，我們怎麼能够對得起拿自己的血來教訓我們的死難的同志們哩！

(大家不說話，都很難過的樣子，大家看着田佐民，她把頭垂得低低的，手上的松鼠依然還提著，指導員王勇走出來向隊長行禮。)

王勇：隊長，你的話我們全明白了，我敢担保弟兄們以後再也不會犯不守紀律的錯誤，現在弟兄們都很疲倦，請讓弟兄們就在此地宿營吧！

張：好的，指導員，這都是你的責任，希望你以後好好教育弟兄們，要知道我們是抗日的革命軍人，不是以前的胡匪。

王勇：是，請隊長放心，以後我一定負責使弟兄們都能够嚴格的遵守紀律，請問隊

長，就在此地宿營好了？

張：（在四周看了一下）好的，就在此地宿營，同志們，要留心記住，雖然我們現在是在四無人煙的大山裏，我們也要嚴守紀律，不許吵鬧。

王勇：是，（向隊長行禮，隊長在另一面下去察看地形去了，）解散，大家收拾宿營。（大家各自把身上的積雪打下，各人找各人的地方，很疲倦地臥下，有一個同志在招扶着病人。）今天是誰的值班？

德林：是于九江和副隊長。

王勇：于九江副隊長你們去弄點木柴來把火生起來。（可是于九江和副隊長都坐着不動，尤其是副隊長田佐民雙手抱着頭，好像在哭的樣子，她打死的那隻松鼠仍然在她的手上提着，王勇看見那種情形不禁笑了。）怎麼了，副隊長，你哭了？

田：（忽然抬起頭來）我哭，我從來也沒有哭過，要是我這一槍打不着它我倒要哭了。

王勇：對了，我們的神槍手從來沒有打個空槍呢！啊！這是你多少槍了？

田：第四十槍。

德林：她第一槍打的是一隻兔子，第二槍是——

田：不對，我第一槍是打的太陽旗，第二槍打的是佐藤司令的腦袋，第三槍打的是

在地裏正跑得歡的小白兔，第四槍是一隻飛著的斑鳩，其餘的三十五槍都是打的日本鬼子的腦袋。

王勇：你記得那樣清楚？

田：（從懷中摸出一個小本子）我都記在我的本子上的。

王勇：那麼這隻松鼠也要上你的本子了，你快記上去吧！

田：真倒楣，第四十槍打了這麼一個小東西，還被隊長罵了一頓，她媽媽的，我的第四十一槍非日本天皇的腦袋我絕不開槍的。

王勇：哈哈，你太幻想了，不要說天皇的腦袋，就是鈴木司令也不錯了。

田：不要，我非要日本天皇的腦袋不可，（說着在本子上記着）第四十槍，一隻松鼠。（大家笑了）唉，去你的吧！（將松鼠擲去。）

德林：唉，別擲了，還可以煮着吃，我們已經一天一夜沒有東西吃了。

王常：把你褲當裏的虱子抓下來煮着吃吧！你這爛嘴的狗。

德林：怎麼我又招惹你了，你被隊長罵了，可來找我出氣。

王常：我找你，你還不够格呢，隊長他罵我，哼，我就要給他一點厲害看看，他媽的，我綠林好不受誰的氣的。

王勇：王常你幹什麼？

王常：我幹什麼，我什麼也不幹，我就是聽不慣他媽的那一套，開口紀律，閉口紀

律，扯卵蛋，讓他拿紀律同日本鬼子的大砲拚去！

田：（起身來）怎麼了，我們的綠林好，怎麼了，隊長是罵我的，又沒有罵你。

王常：罵你也好，罵我也好，總之，老子不愛聽那一套。

王勇：好了，副隊長你同于九江去把火生起來，再燒一點開水，讓我來同王常談一談。

田：綠林好，我們的英雄，別發牛脾氣了，我去給你燒開水，把你凍硬了的心窩暖

和暖吧！（說畢在王常肩上了拍了兩下，做出老大姐的親切）于九江來呀！

（見于九江一個人默默不語，很憂鬱地坐在病人旁邊）怎麼了，我們的小少

爺，你又受了什麼委屈？來吧，跟你的姊妹去弄柴火去吧，（大家笑了）

德林：啊！我們的神槍手又認乾弟弟了，喂！我做你的乾哥哥好嗎？（大家笑了）

田：去你的吧，你這厚臉皮，你作我的乾兒子我也不要你的。（大家哄聲大笑了）

好弟弟我們走吧！（拉着于九江走下。）

德林：倒楣，咱們人生醜了，作乾兒子也沒有人要了，喂！咱作你的乾爸爸好嗎？

（大家打着哈哈，田佐民早走遠了，沒有回答他。）

王勇：好了，好了，大家別鬧了，隊長剛才不是說過不許吵鬧嗎？你們都去幫他們的忙吧！

德林：好，我們都去幫我乾女兒的忙吧！（大家笑着走下，台上只有王勇，王常和

一個招扶病人的同志。

王勇：（接近王常坐下非常溫和地）王常你爲什麼老不改你那粗暴的脾氣呢，隊長要我們遵守紀律，這是一點也不錯的，我們沒有很好的紀律，我們怎麼能戰勝敵人呢，你想想看，幾年以前的義勇軍常常被日本鬼子消滅了，那最大的原因不就是沒有紀律嗎？

王常：（仍粗暴地）紀律，紀律，够了，我再也不要聽了，我們天天在講紀律，那麼爲什麼這一次被鬼子把我們全隊一百多人打得只剩下十三個人呢？

王勇：我們這一次的犧牲，不也是因爲同志們沒有能够嚴格的遵守紀律嗎？但是我們還能够在日本鬼子四面包圍之下逃出來十三個同志，不也正是同志們還能够遵守紀律嗎？

王常：我不懂得你說的什麼東西！

王勇：隊長剛才不是說過嗎？因爲同志的不能嚴格遵守紀律，在行軍時隨便開槍才引了敵人來包圍我們的，可是當着敵人包圍我們之後，隊長下令突圍的時候，全隊同志們在隊長領導之下，從敵人的彈雨槍林中奮勇的衝了出來，沒有一個同志隨便退後，雖然我們犧牲了不少的同志，可是要是同志們不遵守隊長的命令向外突圍的話，恐怕我們這十三條性命也就難保了，這不正是同志們能遵守紀律的好處嗎？

王常：可是現在是在周圍連一隻鳥都沒有的荒山裏，還講什麼鳥紀律呢？

王勇：王常，你不要說我們在荒山裏就可以隨便了，要知道我們要隨時隨地養成遵守紀律的習慣，你就是過去在……

王常：（凶暴地）過去在當胡匪，一點也不錯，可是我王常還是一個有良心的人，我沒有瞎糟踏過老百姓，我也打過日本鬼子。

王勇：我並沒有說你過去不好，我是說我們現在的責任更重大了，我們是全東北三千萬受難的同胞的救星，也就是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爭自由求解放的革命的先鋒隊，王常，你不聽說在苦難中的同胞都叫我們是民族英雄嗎？我們要怎麼樣做才能够不使千千万萬希望於我們的同胞失望哩！

王常：（王常抬頭看了一眼王勇，被王勇眼中那種誠摯的光輝克服了他，他垂下頭去，默然無語。）

王勇：王常，你是一個英雄，你是我們中華民族頂天立地的一條好漢，只是一件事你要明白的記住，就是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們要同大多數的同志一道來幹，因此我們就不能隨便行動，要同大多數的同志一齊行動，說走就走，說住就住，說不准開槍，就一個也不要開槍，這樣我們很多的心結成一條心，很多人的行動就像一個人的行動，這就叫做紀律，這樣才能完成我們的使命，才能够打倒日本鬼子。

王常：(看了一看王勇，感動地)指導員，我明白了，我以後聽你的話。

王勇：你還要聽隊長的話，隊長他是我們的頭兒，我們應該聽他的話，我也聽他的話的。

王常：好了：我也聽隊長的話。

王勇：啊！好兄弟！(親切地握手)

德林：(在外而高聲叫)嚶，乾女兒快回來吧！別同乾弟弟說情話了，哈哈……

(笑着抱了一大抱乾木柴走上來，其餘的人也隨着走上，有的提水，有的抱柴。)

王勇：你這隻母鴨，老是呷呷地幹什麼，隊長聽見又要打你的腦袋的。

德林：你看你看，他們不像一對兒嗎？哈哈，(這時田佐民同于九江上來，于九江仍是很頹喪的樣兒。)

王勇：閉上你這張鴨嘴吧！

德林：那有什麼辦法，我媽生我就這樣兒，哈哈……

田：讓我來制服他，(把木柴放下，走向德林，德林頑皮地不動，田佐民一手按在

德林頭上，一拳從德林的下巴上打去，打得他頭昏眼花，大家哈哈大笑。)

德林：唉，唉，真打嗎？吐吐，看看，有血了，舌頭咬破了。

王勇：你這隻母鴨怎麼不笑了。(大家打哈哈，隊長上，大家靜下來，分頭去生火

燒水去了，只有德林一個人在那裏埋頭在吐嘴裏的血，田佐民及王勇都忍不住笑了。）

王勇：隊長，看前面的情形怎麼樣？

張：看不見什麼，看這樣兒，恐怕……你把地圖拿出來看看。（這時火已生燃，

王勇取出地圖，和隊長在火邊看着，一面在紙上畫着。）

王勇：這是長白山脈，這是延吉，這是琿春，這——

張：我們的總司令部在老爺嶺，我們要怎樣才能到達總司令部去呢？

王勇：這是圖們江，從圖們江入海。

張：唉！不妥，那是日本海，常有日本軍。

王勇：那麼延吉琿春都有日本的重兵駐着。

張：向南退，（以上的話都是隔很久才說一句，其餘間隔是畫圖，思考等動作。）

勇：不妥不妥，後面不是有很多日兵在追我們嗎？

張：（想了許久，在圖上畫了一會兒，忽然堅決地在圖上用筆敲了一下）就這樣

吧！可是，同志們！我們應該決定一下，我們到底應該怎麼辦？

于：（他始終未說話，現在可開口了）怎麼辦，等死吧！（大家驚奇地望着他）

張：是誰說話？

于：（站起來）是我說的，不等死怎麼辦，在這四無人煙的雪山裏，除過被雪把我

們埋掉，我們還有什麼辦法！

張：傻瓜，別說那樣傻話了吧！每一個餓子都可以死的，不過我們要怎麼樣打算才可以不死。

于：怎麼打算也得有辦法，據我知道的這一座山一直延長到幾百里沒有人煙，往前去只有一條死路，我看還是回去吧！在後面也許會遇見我們別的弟兄們哩！

張：往後去，一本鬼子的搜山隊在那裏等着你呢。

于：我們可以，他們打，或者想法逃跑，至少總可以遇見幾處人家也可以找到一點吃的東西，我想總比往前去活活餓死的強吧！況且這個病人，我們難道眼看著他就這樣活活地死去不給他醫治嗎！

張：那麼你要怎麼辦，難道你還能夠在大雪山裏找到一位外科醫生或是一個療養院嗎？

于：那你就讓他這樣病死嗎？

張：死，只有死，爲了民族，爲了國家，他可以死的，我也可以死，你也可以死，我們都可以死，難道你還怕死嗎？

于：（無語）

田：（這時水已開了，）水開了，同志們喝水波！（大家去盛，隊長也盛了一盤，一面喝一面說。）

張：田佐民你給病人一點水喝。

田：（去看病人）不行了，不能喝水了，只有一點氣了，恐怕今天晚上……（大家無語）

王常：得了吧，沒有出息的東西，喝你的水吧！虧你的混名還叫打東洋哩！

王勇：王常，你不用說他，有隊長同他談好了。

王常：小子真濃泡！

神張：好了，沒有別的說的，只有一個法子！老爺嶺有我們總司令部在那裏，我們只有到那裏去了。

槍于：可是隊長你忘了到老爺嶺去路上要經過延吉和琿春兩個地方，那兩個地方都有很多日本兵在那裏等着我們哩。

手張：我知道，我們可以從圖們江坐民船入海，再從海參威繞道到老爺嶺去。

于：那麼造一段山路上一個人家也沒有，你吃什麼，不要忘了我們已經一天多沒有吃一點東西了。

王常：（粗暴的）小少爺，你難道還要吃什麼山珍海味嗎？勒緊你的褲帶吧，沒有出息的東西！

王勇：王常，叫你別多嘴。

王常：我就聽不慣他那種少爺腔，回到你娘懷中去吃奶去吧！還來打什麼東洋人！